

走近清华书系

光阴的故事

吴虹飞 编著

深深地痴迷着文学 □ 获得心灵的净化 □ 在读书中寻求与先哲心灵的交流 □ 在网络中纵横驰骋 □ 在汗水和智慧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□ 在音乐中尽情地放逐自己发愤郁闷 □ 孜孜不倦地思索着生活的意义和学子所有的梦想和哀伤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CHANGJIANGWENYICHUBANSHE

J S H I

走近清华书系

光阴的故事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光阴的故事/吴虹飞 编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8

(走进清华书系)

ISBN 7-5354-2363-9

I. 光…

II. 吴…

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2606 号

策划编辑:钱文亮

责任编辑:尹志勇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贺凯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0.375 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14 千字 印数:1—5000 册

I·1824 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G U A N G Y I N D E G

吴虹飞 编著



策划编辑：钱文亮
责任编辑：尹志勇
封面设计：贺凯

GUANGYIN DEGUSHI

**献给所有向往清华，
走进清华，
离开清华的人们**

这是一群清华学子，他们或叩问着文字殿堂，与缪斯携手相游，升华着一个个卑微而闪亮的梦；或在书中遨游，领悟着先哲与他们的经典；或在深沉的学府中感受着生活，体认着自己；或在网络中驰骋，挥洒着才情，虚构、开辟着全新天地；或在点点滴滴、妙曼宛转的音乐中，寻找着生命的寄托和依靠。

他们在光阴中徜徉；

他们哭过、爱过、笑过；

也曾奋斗过、失落过。

但无论如何他们无愧于生活、无愧于自己。



目 录

前言	吴虹飞 (1)
----------	---------

文学

从梦里回家	宋 颖 (3)
滴水的相片	刘 铮 (5)
葛衣	如回忆 (9)
东皇若识侬青眼，请验青青一树丝 ——静安诗词社谈往	徐晋如 (12)
在夜里想到我、周围的人和清华	濮岚澜 (22)
清华诗歌二三事	扎 西 (28)
让神圣事物保持生命	阿 沛 (34)
书信往还	兰荪 颜涛 (41)
挽歌	姜 涛 (46)
我的小说写作经历	向祚铁 (54)
不属于未来——我和我所知道的清华文学：从 1995 到 2000	徐晨亮 (57)

幸运人生	曹自学 (61)
最深的是脚印	木 然 (67)

生活

故人琐忆	周 榕 (71)
冷清华	李 超 (87)
穆青在清华园的谎言、传奇、神话和猜测	穆 青 (93)
清华纪事	赵 亮 (98)
我与清华六年的故事	赵夏竹 (105)
清华问路记	xcyuan (110)
如果墙会说话	薛京玉 (114)
逃离清华	李 团 (119)
我的迷茫	孙秉军 (124)
征友启事	王宪增 (130)
青春校园	纪海虹 (138)
变形记	
——Achuang 的 TG 生涯	张 奕 (142)
又到杨花漫天时	兔子罗杰 (146)

读书

胡刚禎 (唐城) 随笔	霜 刃 (155)
数一数坟头	乔纳森 (163)
张爱玲的“定位”	吴虹飞 (172)
谁害怕让·鲍德里亚	徐晨亮 (177)

撷趣

- 201 追记 时培植 (185)
大学往事 随 你 (199)
清华撷趣 盈盈 Yapith (202)
清华园四个女孩子的故事 小 荷 (205)
清华生活片段 Top 100 无名氏 (214)

网络

- 方兴东随笔 方兴东 (223)
网络变形记 黄大正 (237)
“加州意识形态”的昨天与今天 黄锴坚 (248)
酒井 BBS 随想——往事 阿 风 (252)
在虚幻的地基上开始新的虚构
——目击一次网络文学热浪 史文倜 (256)

音乐

- 阿飞正传——一个摇滚歌手的非摇滚生活 ... 吴虹飞 (267)
得到简单 姚 勇 (278)
断章
——二十年清华原创歌曲回顾 张 昕 (280)
关于清华的音乐记忆 傅志昱 (300)
自由王国 文 静 (309)



文 学

如果把文字当作现实的镜子，里面的清华影像会是模糊而歧义的：草坪、东操、图书馆甚至主干道，这些现实的景观被文字涂抹上别样的油彩后，也就变成了承载虚构的容器、诱发写作的触媒乃至写作者的心病；同时，学校内各类机构组织与校园文学创作时刻纠缠在一起，发生着具体的恩怨纠葛，校园社团、报刊和各类活动，更与文学创作发生着暧昧的交涉，他们暗中左右着写作的潮汐和风向，特别是网络，通过媒介的权力改变着感受力的方向和密度，影响对现实的体验和理解，并创造出一种与之对称的生活方式。

——《我所知道的清华文学》

从梦里回家

宋 颖

我这几十年，做得最多的事，就是做梦了。一入睡就开始做，长长短短，环环相套，彩色灰色，英雄美人，不一而足。醒来后，有的记得清楚，深刻得超过一生；有的记不起了，春梦无痕；有的依稀恍惚，若前生某事，洗过脸就忘了。在清华念书的那些年，身强体壮，信心十足，梦也气势磅礴，不可一世。我现在的梦冲淡平和多了，凡人小事，蝇营狗苟，亦可入梦。偶有奇梦，常嗟叹不已。想到孔夫子感叹自己有衰竭（走下坡路）之兆是：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！

进了清华，学工科，同时也做起了文学梦。我一直认为：工科是生计，是朴素的“拙荆”；文学是美人，在天上飞着，仰得我脖子酸。

我在清华的文学经历，与进过清华文学社的大多数同学相比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与其说就此结下了文学缘，还不如说结下了朋友缘，李朱、蓝文、阿沛、袁媛……这一个个温馨的名字串起来就是那一段梦一样的日子，我们像一群林中之神来到清华园，吟哦长歌，大呼小叫，享尽盛宴。我们可以一字不

写，仍然能亲近缪斯，心中的畅美，难以言宣，这大概有点像惠能那一拨人习禅宗的方式。

所以这与其说是一段文学经历，不如说是一次灵魂的集体沐浴，我们在精神的风中低回舞蹈，相互濯洗，然后在一个个夏天离开清华园散落各地，却永不相忘。

毕业后我回到“彩云之南”，这是我的族人世代生息的地方，带着经历中拥有的人文情怀，我重新以一种“天地大美而不言”的视觉来观照我的故乡，发现我的故乡何其美好！我像一个有福的浪子，在故乡的山水间东游西荡，尽情虚度好时光，再也不思远行。但另一个故乡的一切却又不断进入我的梦中：清华园、十三号楼、东大、袁媛、小莫……这样一个个关键词组合成一段段奇幻的梦境，构成了我对精神故乡的一种抒情方式，我以梦为马，就这样一次次回家。

滴水的相片

刘 铮

1994年，爱情的第一轮热病已经发过，国学大师们的尸身已经还魂，一切有生命，没生命的东西都已顺序归位。这一天，食堂外面的墙上贴出了一张招兵买马的告示：静安诗词社。

那时候，徐晋如住在26号楼，而不是北大，另外，他不叫徐晋如。我走到门口，看见里面有一位青年在伏案工作，头发的颜色像是没烧透的炭灰，认为他年纪定然不小，进去就称呼老师。知道了我的来意，晋如紧握着我的手，十分兴奋。两个人交谈了一会子，我就问道：“咱们社里现在情况怎么样，前辈社员不少吧？”晋如相当认真地回答说：“现在算上你，一共有两个，再等等看。”

还好，终究不止是两个。记得第一次大家见见面，有七八个人的样子，在一间灰暗凌乱的屋子里，分散着坐，稀稀落落的，显得房间很大。议题是分派工作，别人怎样我不大记得了，自己是紧往后缩，这一缩就缩了几年。如果当时的人们重新聚首，给个评价，一定是晋如为社里出力最多，我干的最

少。干的少，所以每次卖点儿力，记得分外清楚。开始为了造声势，实在是泥沙俱下，什么活动都不放过。我们搞的最热烈的一次是某名著诗词艺术讲座。讲的说不上精彩，听的却出奇地多，连过道都站满了，原来有位子的社员站起来给求知若渴的人们让座。我的任务是往黑板上抄写诗词原作，主讲者分析给下面听。后来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不用幻灯，难道为了让我出出风头？那次很可能是我一生中赢得目光最多的时刻，我抄写的当儿，年青人那特有的憨厚直率的眼睛都集中在我身上。当然，实际上他们根本也不管是谁在抄，他们只要看那抄的是什么。静安诗词社组织了不少次讲座，现在看来，扮演的角色跟当时的我没什么两样：以为目光都在自家身上，其实我们好像指着月亮的那根指头，有法眼的当然看的不是指头，而是月亮。

二教北边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的碑碣，因为诗词社从先生那里借来名字，作为回报，我们偶尔会在碑侧叨扰聒噪。有一回傍晚，诗会在那里举行，先有人拿来录音机，想添些雅韵，放点古曲。可是女孩子的声音顶小，诗又短，刚听得分明，已经完了，音乐不得不取消。我起来念自己的长诗，词句虽然拗口，但声音洪亮得很，有些大概不习惯大声的朋友没等我读完便先走了，甚为可惜。润清表示里面有一句“文章草草如屠狗”很难懂，命我解释。我说：“荆轲曾在燕市干过屠狗的勾当，那当然都是人不屑为的。而正经的经纶者讲究的是‘屠龙’，何等有气概。不过‘屠龙之技’也不是毫无问题，世界上究竟没有龙这种东西，那么‘屠龙之技’便派不上多少用场，有时竟不如‘屠狗’来得实在，来得实惠。所以我这本是不卑不亢的一句话。”润清听了表示首肯。后来我翻阅晋如的诗集，发现他也开始用“屠狗”这一意象，我把它看作一种自

许，而不是菲薄。

说起来，我一开始就明了自己走的乃是一条越走越黑的路。诗艺再精纯，也可能是练就一身“屠龙之技”。所以我很快就不再写旧诗，当然，实际上也就是不再写诗；若说诗，我是只会写旧的。据我见闻所及，后来越写越好的当是容若和晋如两个。容若我只有一面之缘，他的诗我读过不多，不敢说，但假使静安社只为中国的诗歌奉上晋如这一个诗人，我看，也很可满足了。以前我说过一句凉薄的话——诗是要讲天分的，别千军万马都往这一条道儿上挤——我现在仍这么看。记得《雅舍小品》中讲到诗人，虽然梁实秋的文章可读可不读，但他说的意思大体不错：十几、二十岁的人写写诗，不必诗艺，利比多就可以使诗歌完满了；如果几十年后还在写诗，那才是真正的诗人。当然，他后半句话不完全对，也有年纪一把还在写诗而实在算不上诗人的先例。晋如是一位真正的诗人，这样的人才不多，一代有一两个便该我们额手称庆。他的人在相知者看来是特立独行的，但他并非作张作致，摆样子给人家看。《中庸》的起头讲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，这话是很好的。差不多两年前，当时晋如已转学去了燕园，一次他回来，我和润清陪他到清西餐厅，晋如怕我们破费，坚持只要两瓶啤酒，他和润清两个人对酌，我在旁侍坐。他穿着那件比他本人更有名的长衫。进进出出的人，连外边的路人，都盯着晋如的衣服看。晋如谈笑自若，他是在世界上如在家里。三个人走到暮色中，灯火已经起来，人流如织，我忽然觉得我们像是走进了一张老旧的相片，晋如是历史上的人，我和润清也因之在时光里留下了光影。

鲁迅先生有句诗：“旧朋云散尽，余等亦轻尘。”虽然感慨，但这实在是人间的常态，反过来说，我们明知它是常态，

在所难免，可临到千里长棚的最后一席，还是要感慨。静安社渐渐停顿下来，有人事嬗替的关系，但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时氛变迁。我在别处讲过，无论今后离诗歌是近是远，一个在年轻时写过诗的人，他的生命路向总会与别人不同，这是诗歌的遗赠。前后入过静安社的总有几十个人，我猜他们都会感恩。忽然想起有一回去宿舍找晋如，他上下都只穿了长内衣，长衫洗了晾在屋中央。晋如笑嘻嘻地说：“明个儿还得穿呢。”静安诗词社未必不是滴着水，正晾在屋子里，我想，它也在等着明天上身吧。